

世界名人论情爱

世界名人论情爱

陈如松 编

当代世界出版社

＋ 心理学家 ＋

“ 爱情 生活的美 好风光 ”

——弗洛伊德论性本能与性道德

性本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性的各种本能(心理分析的研究告诉我们,性本能中包括许许多多种冲动),在人身上要比绝大多数动物身上强大的多,持续的也更长久,它已经完全逾越了动物的那种周期性限制。他的绝大多数精力都供“文化活动”使用,这一点主要取决于它具有的一种典型特征——不管目的如何改变,其强度却仍然保持下来。对这样一种转换能力(即把原本的“性目的”转变为一种与性目的有心理关系的“非性目的”的能力),我们称之为升华作用。这种转移作用,当然大大有利于文明。但性本能又有与此种转移作用相对抗的一面,这就是它的那种顽强的固置倾向,这种倾向使得它宁可退化,宁可变态,也不愿意因受到阻止而改道。既然性本能的原始力量有可能因人而异,升华作用的能力也就人各不同。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到底有多少性欲升华而作他用,恐怕早已由其体质和遗传因素决定了。此外,环境的力量和知识对心理官能的影响,也可以使本能升华得更多一些。然而,正如发动机器时热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化为动力一样,本能中能转移(或升华)的成分也不能无限制地增加,不管作出多大努力也是如此。要想使其他绝大部分自然本能顺畅和谐,某种程度的性的直接满足仍然是完全必要的;反过来,这一需要的任何挫折,都将伤害个人的生活能力,带来无限的痛苦,甚至使之成为病态的。

世界名人论情爱

假如我们想到，在人类发展的早期，性本能并不是仅仅为了生育，而是为了得到某种快感，我们便能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去观察这个问题。在婴儿期里，人在达到快乐的目的因而得到满足时，这种满足感并不仅仅来自性器官，而且还来自身体其他部分的快感区，所以儿童常有一种执着于这样一些容易取得快感的区域，而不顾身外其他目标。我们称这一期为自体享乐期，认为从事儿童培育的任务就是限定这一时期，因为如果它延续过久，就会使性本能在以后愈发不好控制，甚至变得一无用处。随着性本能的发展，它会从自体享乐走向“对象爱”；从各个快乐区的独立感受发展到附属于性器官快感之下的次要感受。直到此时，快感方与生育直接挂钩。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那种在自体之内引发的性兴奋的方式被压抑了，因为它们与生育功能无多大关系，在适宜时，它们就被升华掉了。这就是说，文化发展的动力，绝大部分是靠对性兴奋中所谓的“错乱”成分的压抑获取的。

与性本能的发展过程相对应，整个文化的发展过程也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在第一期中，种种不导致生育的性行为，能够自由自在地进行。在第二期中，除了能导致生育的那一种性行为之外，其他各种全部被压制。在第三期中，只有“合法的”生育，才能作为性的目标。我们目前所流行的“性道德”，便是第三文化期的代表。

在所设想的这三个时期中，如果我们以第二期为性道德的标准，我们就必须承认，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天性的关系，仍然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在所有的人中，还没有一个人能把上面所说的性欲的整个发展过程（从自体享乐到对象之爱，再到性器官的结合）全部地和准确地完成过。这就是说，任何的性欲发展都会受到干扰和阻碍。这样的障碍，必将导致两种有害的结果，或者说，与正常的或文明的性爱相背悖的两种偏离方式，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关系有如一枚钱币的正面和负面（在这里，还不包括那些性本

世界名人论情爱

能极其强烈、因而无法控制的人)。第一种是种种不同的性反常者,他们的性欲往往被固置于婴儿期那种原始的性满足方式,因而妨碍了主要的生育功能的确立。第二种是同性恋者(或性颠倒者),由于一种尚无法理解的原因,他们的性对象竟不是异性。既然正常的发展总是受到干扰和阻碍,为什么这两种性变态的人并不像预计的那样多呢?原来,性本能的发展并不是那么死板的,它有一种极为复杂的自我调节能力,即使性本能中的一种、两种或更多的成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阻碍,未得到发展,性生活也会以其他各种形式表现出来。那些天生的性颠倒者(或同性恋者),往往因为其性冲动能成功地升华为“文明的”东西而成为杰出的人物。

当然,假如性反常与同性恋更为强烈,以至占据了性欲的全部,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使这种人受到社会的排斥,得不到任何幸福和快乐。所以即使第二期的文化要求,也会使相当一部分人遭受苦难和不幸。这样一批自然禀赋异于常人的人,其命运如何,还要看其性冲动客观上说是强还是弱,幸好多数性反常者性冲动并不那么强,所以能成功地压制这些反常倾向,不至于与这一阶段上的文明性道德发生正面冲突。然而可想而知的是,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他们的成就也不过如此。因为在压制其性本能中,他们的精力已全部耗尽,因而不能对文明有所建树,这些人的心智固然发育不良,外部举动也十分粗鲁。我们将要说到的那些在文化发展的第三期中实施禁欲的人(不管是男是女),同样也会落到如此下场。

如果一个人性本能十分强烈,然而却是颠倒的,那就会导致两种可能的后果。第一种十分明显,勿需多说。这种人会无视当前社会文化中流行的道德准则,即使受到制止,其性颠倒也会一直坚持到底。第二种就有趣得多了。由于教育和社会要求造成的压力,这种颠倒的性冲动的确受到了压制,但这种压制并非真正的压制,因此,我们最好还是称其为一种流了产的压制。在这

世界名人论情爱

里，抑制后的性冲动不再直接呈现——单就这一点，抑制还是成功的——却以其他方式来表达，结果同样有害于他本人。既然他本人对社会仍然不会有多大用处，这与不压制时并没有多大区别。因此，这其实是一种失败，从长远观点来说，它完全抵销了压制成功所带来的那点好处。在性本能遭受压制之后继而形成的这种替代现象，便是我们常说的心理症。心理症患者是一群天生的造反者，“文化要求”对他们本能的压制能取得表面的成功，而且一天天变得不起作用。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有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勉强符合文明生活的需求。代价的付出又造成内心的空虚，因而绝大部分时间都遭受病魔的煎熬。我常常把这种心理症称为性反常的“消极面”，这是因为，在心理症患者中，性反常倾向虽然已被压抑，却又从心灵的潜意识中部分地表现出来。这种潜抑了的倾向与明显的性反常表现其实是相同的東西。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假如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他们的禀赋便难以与文化的要求相一致或谐调。因此，凡是那些苛求自己，为自己订下更高的标准，以至超出了其本性所允许的限度的人，都必将沦为心理症患者。如果他们能容忍一些自己的“不完美”，日子就会好过的多。观察同一个家庭内各个成员的心理状态，我们常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印象，觉得性反常与心理症只不过是同一种现象的正负两面（或积极的和消极的）。我们看到，在同一个家庭中，男孩子如果是性反常者，他的姊妹则因为女人性能生来就软弱一些，所以多半会成为心理症患者——然而她的症状却常常表现出一种与她那性冲动较强的兄弟相同的倾向。所以在许多家庭里，男子是健康的，然而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他们又是不顾廉耻的道德败类，女孩子倒是看上去严正拘谨，不越雷池一步，但却十分神经质。文化往往要求生活于同一个社会中的人在性生活中奉行同样的行为模式，这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种行为模式如果适合某些人的天性，他们奉行起来就

世界名人论情爱

不太困难，但对另外一些人说来也许就十分不适合。要奉行它，就要在精神上付出很大的牺牲。不过实际发生的情况常常与此有出入，由于人们常常无视这种道德戒律，所以这种不公正的情形较少出现。

以上所说的种种情形，都局限于第二文化发展期，在这一时期内任何所谓反常的性行为都被禁止，但正常的“性交”却可以随心所欲。我们发现，即使在这一点上划分性自由与性禁止的界限，仍有许多人被斥之为性反常，另一些人虽拼命地挣脱这种反常倾向，最终又免不了成为心理症患者。这样我们便不难预测，如果性自由受到进一步限制，使文化要求的性道德标准提高到第三文化期，以至将正式夫妻以外的任何性行为都加以制止，情形又将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因性冲动比较强大，而站出来公开反抗的人的人数会急剧增加。同样，那些性力较弱，不得不在文化和他们自身反叛天性的双重压力之下苦苦挣扎，最后逃避于心理症的人数，也会增加不少。

这样一来，就有三个问题需要作出回答。这就是：

一、第三文化期在性道德方面的要求，会使个人承担什么样的重负？

二、在禁绝其他种种性行为之后，那惟一合法的性生活带来的满足，能否提供足够的补偿？

三、是否因为这种禁欲危害了个人，才因而对文化有益？

要对第一个问题作出回答，就不可避免地触及下面一个已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即禁欲问题。在文明的第三发展期，要求男女在婚前都得禁欲；而那些不曾经婚者，则只好独处终身。各方面的权威人士均认为，禁欲并没有坏处，而且不难做到，连医生们也都支持这种看法。但是，要想控制像性本能这样强烈的冲动，恐怕把一个人所有精力都耗尽，也难以办到。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经由升华作用，使自己的性力离开性对象，转而投入更

世界名人论情爱

高级的文化活动，当然，这种转移只能在他们一生中断断续续地出现。对于那些性欲似火的年轻人来说，做到这一点就更是难上加难。至于其他的人，则要么是犯罪，要么是陷入心理症。经验证明，在我们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天性不适合禁欲。那些即使在中等程度的性限制下也要进入病态的人，在当代文明的性道德的压力之下，无疑会病得更早，也更严重。我们都知道，如果正常的性生活因为先天不足或发展过程中受到干扰破坏而受到威胁，最好的补救办法莫过于性满足本身。陷入心理症的倾向愈大，禁欲就愈不可原谅。因为构成性欲的各种冲动被阻碍得越多，就越是难以加以准确地控制。但是，即使那些受得了第二文化期对性所作的那种特殊道德限制的人，也会在进入第三文化期之后陷入心理症。因为性满足的机会愈少，它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就愈增加，受挫折的原欲随时都在寻找发泄的出路，由替代的对象求得病态的满足，由此而形成病状。每一个深知造成心理病症的条件的人都相信，当代社会中心理病患者的人数之所以大增，完全是因为当今社会对性本能的种种限制更趋严格的结果。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问题，即合法结婚之后的性交能否对婚前性生活受到的限制作出足够的补偿？大量材料显示，对此问题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能在此作一简单的介绍。我们必须时时记住，即使是夫妻间的性行为，也要受到现在文明的性道德的限制和干涉。一般而言，它仅许可夫妻之间以少数几种能导致生育的动作来寻求满足，因为这样一个缘故，婚后美满的性交只能维持几年时间，其间当然还要扣除因女方身体不适（如月经）而不得不加以节制的时间。经过这三四或五年美满期之后，这种婚姻便不再能够满足性的需要，因为夫妻要为节育而苦恼，这就伤害了性感的愉悦，减少了男女双方的微妙之美感感受，甚至成为直接引起病症的根源。对性交后果的焦虑，首先是损害了男女双方在抚爱时的美好身体感受，慢慢地，那种

世界名人论情爱

在开始的强烈感情之后形成的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柔情蜜意，也将随着前者的消失而消失。随着精神上的失望和肉体快感的减少（这是多数婚姻注定的下场），夫妻双方才开始发现，他们竟然陷入一种比婚前还惨的境地，因为这时连婚前的那些美好的幻觉也没有了。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只能竭力克制自己。杜渐防微，严防本能的泛滥。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成年男子的自制会有多大成功的把握。经验证明，即使受到性道德的严格限制，他也要充分利用剩下的那一点自由，去偷情做爱，虽然这种偷情惊险而又紧张。这种向男人作出让步的“双重”道德法则，等于直接了当地承认了，连这个社会本身也不相信，它要求其成员务必遵守的信条是他们能够做到的。经验还证明，身为女人，她们这些作为种族繁衍的保护神和“爱情至上”的相信者，其升华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吃奶的孩子可以作为其性对象的替代者，但孩子一经长大，便又重新失去这种快乐。在对婚姻生活极其失望的情况下，妇女们难免陷入严重持久的心理病症，终生都被这种病折磨。因此，当今文化标准的婚姻，早已不再是女性心理患者的万灵妙药了。虽然我们身为医师仍劝女孩们结婚，但我们深深懂得，只有那些相当健康的女孩，才能忍受得了现代的婚姻。如果有些男人向我们征求意见，我们一定会劝他不要去娶一个曾经患过心理症的女子为妻。婚后的偷情有可能治愈这种随婚姻而来的心理症。一个妻子，她幼时的家教愈严，就愈不愿违背当代文化的要求，对这种偷情的解脱方式也就愈害怕。在受到本身情欲和责任感的双重夹击下，她只好再次逃到心理症症状中，因为再没有比疾病更能保护其美德和更能抵抗情欲的诱惑了。我们发现，文明社会中年轻人在忍受情欲煎熬时所梦想的婚后生活，在几年之后便再也不能满足性欲的需要。毫无疑问，它绝不能补偿早先禁欲的痛苦。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使那些承认文明性道德会造成种种危害

世界名人论情爱

的人，也会这样回答：性欲为整个社会带来的好处，可能会远远超过它带来的危害，因为这种道德所危害的，毕竟是为数很少的个别人。我个人则觉得，我们很难精确地估计得与失之间究竟孰多孰少，但是对于这种文明性道德所带来的损失，我愿意在此作更详尽的论述，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禁欲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多少提到一些。我认为，禁欲除了引起心理症之外，还会造成其他种种危害，何况就连心理症本身的严重性，我们也没有充分认识到。

致力于延缓青年人的性发展和性活动，似乎已成为今日教育和文化的目的，这件事初看起来似乎并无多大害处。当我们想到当今受教育的年轻人一般很迟才能独立谋生的事实时，延迟其性活动自然也就很必要了。人们偶尔会被提醒说，在我们生活的社会文明中，各种文明制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想改变其中一种制度，就要牵动其他所有制度，而这又谈何容易！所以有些制度是不能更改的。但是让一个青年男子过了二十多岁仍然禁欲，就再也谈不上有什么益处了。即使他不陷入心理症，也会染上其他毛病。的确，压抑了这种强有力的性本能倾向会使一个人的兴趣投向审美的和伦理的方面，结果会使一个人的性格“坚强”起来。这种情况在某些生性特殊的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我们大体可以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人与人之间的性格之所以强弱悬殊，大抵与他们压抑性冲动的程度有关。然而在大多数人当中，要压抑性冲动，就得倾尽全力，这又多半发生在一个年轻人需要倾尽全力去取得物质享受和社会地位的时候。当然，究竟一个人的精力有多少用在性的追求上，才能在“升华”方面更出色一些，这要因入而定，而且与人们所做的职业有直接的关系。禁欲的艺术家简直就不可想象，而禁欲的年轻知识分子却在少数，青年知识分子往往因禁欲而更专注于其工作，而艺术家则需要性经验的强烈刺激和激荡才能有所创作。我的总体印象

世界名人论情爱

是，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通常情况下它只能造就一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归要淹没在俗众里，非常痛苦地跟在那些具有坚强性格的开创者后面跑。

努力禁欲的结果，反而会使性本能特有的执拗性和反抗性充分展示出来。文明教育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在婚前的暂时压制，为的是使它在日后得到自由地发泄，以达到生育繁衍的目的。有些极端的例子，他们比一般人的性欲压制要成功得多，但是这种人往往会走得太远，结果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恶果：一旦性冲动得以自由，却又不知怎样去发挥，最后成为永久性的损伤。正因为这个缘故，那些在年轻时施行彻底禁欲的男子，将来必定不会是个好丈夫。女人们模糊地了解这一点，所以在追求她的男人中，反而挑上那些已在别的女人身上证明具有男子气概的人。在女人方面，婚前严格的禁欲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危害。我们的教育总是倾尽全力压制未婚女子的性欲，为此而制定出十分严格的律令，它不仅禁止她们性交，抬高那些能保持性的贞操的人，而且还竭力保护她们不受性的诱惑，使她们对日后在性方面注定要起的作用一无所知，绝不容许那些不能导向婚姻的爱情冲动。其结果是，当她的父母亲有一天突然宣布她可以恋爱时，她仍无足够的心理准备，糊里糊涂进入婚姻生活，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的归宿。这种对爱欲功能的人为压抑，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她既不能对丈夫作出爱情的回报，丈夫多年来一直幻想着的爱情生活的美好风光也就不多出现，这不能不使他大失所望。在这种情况下，该女人在精神上仍然维系于自己的双亲，慑服于他们的权威，因为多年来她的性欲一直是在这种权威的压制下而不得抒发的。在肉体上必然表现为性冷感，致使她的丈夫从做爱中得不到太大的乐趣。我不知道在那些文明尚未开化的地区是否也有这种性冷感的女人，我想这是可能的。但不管怎样，每一种性冷感

世界名人论情爱

的病例都是直接由她所受的教育所造成的。这样的女人由于不知性的乐趣，以后也就不愿忍受怀孕的痛苦，完成生儿育女的使命。这就是说，婚前的教养其实已经对结婚的目的产生了威胁。多年之后，由于妻子那曾被遏制的性欲被渐渐纠正，女人一生中性欲最旺盛的时期到来了，久被埋藏的爱情力量被唤醒了，但与此同时，由于她与自己丈夫长期闹别扭，那种甜蜜的爱情关系已不可能再出现了。由于她从前屈服于传统，如今只有三条路可供选择，这就是：性的饥渴难忍、不忠（偷情）或心理症。

人类在处理性问题时的行为模式，往往具体而细微地反映出他对生活其他方面的反应和态度。一个人如能锲而不舍地爱一个人，我们便不难相信他在追求别的目的时也一样会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不管因何理由而禁绝性本能的满足，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难免和气谦让，唯唯诺诺，永远不会去积极地争取。从一个人的性生活中可以看出他对人生其他方面的态度，这一点在女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女人虽然渴望获得有关性的知识，但她们的教养却不允许她们去了解，觉得这种好奇心不是淑女应当具有的，谁要往这方面想，就是其道德将要堕落的征兆。如此一来，她们对任何心智问题的探索，都变得胆怯起来，连那些一般的知识，在她们眼里也渐渐无足轻重了。这种思想的禁锢会通过两种方式从性领域向其他领域扩展。一种是不可避免的自由联想，另一种是“自动化”或“潜移默化”——这就像某些宗教禁忌在人类群体中的自动生效，或是对那些与某种信仰不相符合的思想的自动禁止。莫比尤斯（Moebius）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决定男女思想活动与性的行为之差异的是生物学因素，女性生理上的特征，是其思维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已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我当然也不赞成。相反地，我认为许多女人的智力之所以低下，乃是由于她们思考能力的发展在性压抑过程中受到禁锢的原故。

世界名人论情爱

在讨论禁欲这个问题时，我们一直未来得及去仔细区分它的两种不同类型，即禁止一切性活动的禁欲和仅仅禁止异性性活动的禁欲。许多人自吹能轻易地禁欲，揭穿其事实真相，我们便发现他们的禁欲原来是靠手淫或其他类似儿童早期自淫的方式来维持的。这样一种性满足的替代方式，既然是性生活向婴儿期的回返和退化，便难免会诱发种种心理症或精神病。此外，手淫与文明的性道德的要求简直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它终究会驱迫年轻人与教育的理想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同他们本想通过禁欲所要逃避的冲突完全相似。再者，这样一种纵欲方法还从多方面损坏了人格。第一，这种在性方面的态度反映了他对生活其他方面的态度，迫使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喜欢走捷径，幻想不经过斗争和痛苦便能取得重大成就。第二，伴随这种行为而来的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往往使他对性对象的选择标准大大提高，以至于在现实世界里再也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女孩。幽默作家克劳斯（K·Kraus）在一本维也纳发行的刊物《火炬》中，曾以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方式表达过这一事实：“同手淫比较起来，性交只不过是一种不太完善的代替品罢了！”

文明制度所要求的严格标准，以及人们竭尽全力而要达到的禁欲，二者合在一起，本想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把避免两性性器官的结合作为禁欲的焦点。与此同时，又鼓励其他形式的性活动。这种作法预计导致下面两种结果，其可能性各占一半。第一，由于正常的性交方式因强调服从道德而被禁止，那些两性之间所谓反常性交形式，即以身体的其他部位来代替性交的方式，便应运而生，风行于社会。这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人们基于卫生的考虑，害怕性病的传染。但我们决不可将这种现象等闲视之，认为它无多大害处，只是正常性活动中的一种口味变换。实际上则不然，从伦理上说，这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因为它败坏了二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使一桩严肃的事情沦落为无足轻

世界名人论情爱

重的小事，既无需为它去冒险，也不需在心智上煞费功夫。第二，正常性生活受到阻止之后可能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同性恋的日渐普遍。除了那些天生有同性恋倾向或是因幼年环境的影响而染上这种毛病的人之外，大多数同性恋者都是在成年之后因为原欲的主流受阻，才不得不进入同性恋这个支流中去的。

坚持禁欲所造成的所有无可挽回的不良后果差不多都指向这样一件事：它们摧毁了一切可以导向婚姻的准备条件，而婚姻在文明的性道德看来，却是所有性倾向的惟一目的。由于手淫或其他反常的性经验，不少男人的原欲已习惯于种种反常的满足方式，所以一旦结婚，便很不自在，性能力也得不到像样的发挥。至于那些只能以反常的手段保持其童贞的女人，面对婚后正常的性交方式，就只有性冷感。婚姻一开始双方便不能热烈相爱，一旦瓦解起来比什么都快。一次强烈的性经验本可以克服女人因教育不当而造成的性冷感倾向，却恰恰碰上男人的性功能也不强，不能使对方感到满足，致使她的性冷感只好继续下去。这样的夫妻比正常人更难以适应避孕操作，因为男方的性能力相当衰弱，再也不能忍受避孕工具的束缚。处在这样的窘境里，性交的愉快不但全然失去，而且变成一切问题的根源，于是只好放弃，婚姻的精华部分也就随之以亡。

我提请所有这方面的专家注意，我在这里并没有夸大其词，我所描述的这一切，都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的。一般人很难相信，在那些受文明性道德制约的夫妻当中，保持正常性能力的男人少到什么地步，患性冷感的女人又多到什么地步；他们也很难想到，夫妻之间为了维持这种婚姻，要付出多大代价，他们从这种婚姻中得到的东西又少得多么可怜。可以说，他们根本就得不到曾经热切期望的那种幸福。我早已证明过，心理症乃是逃避这种恶果的最理想的避难所。在这里我还要进一步指出，这种婚姻不仅危及夫妻双方，还要危及他们惟一的（或几个）孩子。初看

世界名人论情爱

之下，我们会觉得孩子的病态是父母遗传下来的，但进一步的观察却证明，儿童期的强烈印象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种神经质的母亲既与丈夫不合，便显得对孩子备加关心和爱护。她已经把自己爱的需要转移到孩子身上，这就必然会过早地唤醒儿童的性感受。总之，父母间的不良关系会刺激孩子的情感生活，使他在婴儿时期就体验到强烈的爱、恨和嫉妒等感情。但这样的家庭对孩子的教育通常又极严格，使他们那早熟的性欲无法得到表现，这等于是在正常的压抑力量中又添加了一层。由这种压力所造成的冲突中包含了一切条件，足够使他一生都受心理症的煎熬了。

……

必须指出，在任何一个民族里，这种对性活动的限制都会大大增加人们对生存的焦虑感和死亡的惧怕感。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既干扰人们享受生活乐趣的能力，又摧毁了他的冒险精神和不惧一死的勇气——这两种后果都促使人们不愿再生育后代，而这种不能繁衍子孙的个人或民族，久而久之就要消亡。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文明的性道德究竟是否值得我们去为之牺牲？特别是当我们还不愿完全放弃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促进个人幸福乃是文化发展之目的的一个组成部分时，我们的这个疑惑就会有增无减。

【作者简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分析学说的创始人。著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等。

“性欲 的目标 指向”

——弗洛姆谈情人的爱

……爱是人类克服孤独，实现结合愿望的惟一途径。但是渴望结合的普遍的生存需要又自然要引起更为特殊的生物需要：即男女两性相结合的欲望。两性对立而又统一的思想在神话传说中得到了最生动的表述：男人和女人原为一体，后被分为两半，从此每一个男人都在寻找着他失去的女性那一半，希望能同她再度结合（两性源于一体的同样思想也出现在《圣经》故事中。夏娃是由亚当的肋骨长成的，即使这一故事已浸透了大男子主义的思想，认为女人从属于男人）。这一神话的意义是十分清楚的，两性的分离导致人寻求特殊方式的结合，即寻求与异性的结合。每一个男人和每一个女人身上都存在着这种男女两性的对立和统一，正如在生理上男人和女人都分泌异性的激素一样，在心理意义上男人和女人也是两性兼有的。他们兼有接受和渗透的天赋、物质和精神的的天赋。将这两类天赋结合起来，男人，或者女人，也就实现了自我的结合。这种树立和统一构成了一切创造力的基础。

同样，男女两性的对立和统一也是人与人之间创造力的基础，这点在生物学上尤其明显：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即是婴儿诞生的基础。在纯粹的心理领域，情况也同样如此：男女相爱中每一个人都获得了新生（同性恋这种反常现象则不可能实现这种两性结合，因而同性恋者忍受着无法消除孤独之苦，而不能爱人的一般

世界名人论情爱

异性恋者也同样忍受着这种痛苦)。

此外，异性的对立和统一还存在于自然界，不仅明显地存在于动物和植物，而且还表现为两个基本功能即接受和渗透的对立和统一之中，如土地和雨水、河流和海洋、夜晚和白天、黑暗和光明、物质和精神。

两性之间的相互吸引，仅仅部分是由于解除张力的需要，主要原因完全是出于同异性结合的需要。事实上情爱的吸引不单纯表现为性吸引。在性格和性功能上男女都有不同的特征。男性性格可定义为具有渗透、指导、主动、克制、冒险这类品质，女性性格可定义为具有创造性的接受、保护、务实、坚忍、母爱这类品质(需记住在单个人身上往往混合存在着两类性格，何种为主则取决于他或她的性别)。常有这种情况，一个男子由于在感情上还是一个孩子，其男子性格就显得薄弱，这时他就会特别强调他在性方面的男性地位以补偿这种不足。其结果就产生了唐璜一类人物，他需要证实自己作为男子在性方面的果敢和勇气，是因为不能确信自己在性格上是否具有男性特征。如果男性特征陷于麻木并发展到极端的程度，它就会扭曲、堕落、并往往转变成虐待狂，如果女性特征减弱或扭曲，则往往会转变成受虐狂或占有欲。

同胞的爱是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爱；母亲的爱是母亲对幼小无能的婴儿的爱。尽管它们相互之间迥然不同，但是里面有很多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在本质上不限于某一个人。如果我爱我的一位同胞，那么我就爱我所有的同胞；如果我爱我的孩子，那么我会爱我所有的孩子。其实，我远不啻是爱我所有的孩子，而且我还会爱别人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我的帮助。情人的爱则与上面两种类型的爱截然相反。它渴望着完美的结合，渴望着与另外一个人结合在一起。在本质上，它是一种排他性的爱，而